

再版出售

本報會計部

羣起揭發國民黨特務萬惡罪行

法，欺壓人民。於十九號附一飛往國氏黨特務匪首高仲謙處，原爲國民黨駐陝西省政府派赴虜施之縣長，因橫行不法，斃命經已。於一九四〇年三月爲我邊防政府林主席電令立國民黨特務機關（蔣）主任，當時曾出境。高仲謙來延時會奉有陝西省黨部魏統室與中央黨部調統室的指令，來延安建立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即，曾在抗大第四分校發展特務組織，收買落後份子，從事破壞邊區及搜集情報等活動。彼隨逐後，復與綏德特務匪首何紹明以及日寇汪逆漢奸楊關相勾結，後被國民黨委爲米脂縣長（按米脂本屬邊區轄轄，但反動派仍派有縣長，職作特工班），共同進行勾串，危害黨民之生命財產。

師家昂以

自從米脂展開好運調查後，本縣縣黨部議會常務委員會，收到各種各樣控訴國民黨特務及日寇特務罪行的訴狀，日必數十起，其中控訴高仲謙一個人的訴狀就達三百一十六件。近日，米脂舉行全縣人民控訴國民黨特務罪行大會，在大会上，全縣一千三百餘代表都一致控訴高之罪惡，並要求把他拉來，即時跪在劉老太太面前，讓劉爺打一頓。因為民國廿四年的時候，他把劉老太太的三個兒子殺死了兩個，弄得九年來她全家老的沒人照顧，小的無人撫養，過着極慘的生活。劉老太太很沉痛的在大会上說：

「那年正月的時候，他帶着很多隊伍到我家家來攔打亂搶，把我的三個兒子都捉走了，把我的家產也完全沒收了，到了九月，又把我的全家趕出村去，到第二年又攔打亂搶，把我的兒子全都捉去了，把我的家產也完全沒收了，我們全家都押起來。我的兩個兒子，劉景開和劉景邦，是從山溝裏搜出來的，關在大牢裏，受盡了毒刑，不准見面，也不准送東西。我把個兒子，送到劉爺那斃了。你這謀財害命的高仲謙，弄得我全家破人亡，你這狼心狗肺的人，可恨你還拔着的一根人皮！」

婦女代表李生蘭在大会上控訴：「內戰時候，我的男人當紅軍，高仲謙殺了我家五口人，凍死餓死四個小孩子，還搶去我家許多東西，把我趕起幾次逃走。」桃鎮二連代表喬公友控訴：「土地革命的時候，我的哥哥和子都都被他殺了，並且還把我捉起幾次，把銅鎖盆洗了，戴在我的頭上，我身上到現在還有傷痕。」當時他脫下衣服露出背上許多傷痕請大家看驗。喬公友還繼續控訴：「民國廿三、四到現在還有傷痕。」當時滿的郭恩友，桃鎮鄉的王仲高，楊家灣的馬如意，臥羊區愛花灣的馬如蘭，槍斃了民權區的常明淨，高峯家的曹文英，峽峽嘴的楊長光，又和張漢武的家產沒收，楊春旺的腿打斷，還逼着他隱匿下南溝。廿五年殺了孫祥祥的女婿，因為他過去當過紅軍。」

宋

敬啟者：後接
嚴家莊
前接
後接
敬啟者

掃射村民

民男女老幼二百餘人，在殿裏掀骨的天氣中，脫光衣服，用繩綁緊，架起機關槍密密地掃射。當場打死馮開陞一人。從早到晚一整天，二百餘人哀聲震天，而高賊却洋洋，喜形於色。

後送到鎮川槍斃了。我提議把他衣服脫去，跪在城頭上，老百姓說出他所有的罪惡。這時，有的向他要兒女，有的向他要丈夫，有的向他要兒兄。有的向他索取過去被沒收的財產，草草繳價，提議公審他，有的提議槍斃他，殺他的財，當場全斃。

七、在舊仲武抗去，臨在城頭上，

他爲人善良，年
竟至滅門絕後。

金匱代安島嶼山控壓。高仲謙在河舍四鄉艾家渠村，殺死了艾克功，其妻悲度，刎頸自殺。」

每到一村

臥羊匪一夥全體居民控訴：「民鎮廿四年十月間，高仲謙率匪來區掠奪，高仲謙部下另一個特務高秀堂（高仲謙的看一所所官）這次坦白報告中，控訴高仲謙是破壞八路軍；叫我參加別動隊，他叫我參加CC，工作是破壞八路軍；叫我參加別動隊，說可以賡復錢糧，叫我向米賄三十幾家大戶宣傳，污蔑八路軍壞，人民貧損。」

法幣，迫使他充當特務，他在上校特友

在杜興莊殺死杜

在南國一帶宣傳，破壞八路軍，使得軍民離散，十天或半個月無所聞見口頭報告一次。這種破壞行為，現在想起來，真是向高仲民大頭，現在我已經悟了。

至此，全場肅立，爲慘遭特務毒手的死難烈士靜默三分鐘誌哀。

（下接第二版）

明道、鼎維舟等四

吊打肉刑

「民團駐防區，高仲謙謀殺本村愛國志士李果政和興安的李尚卿，但因他側已出門參加革命工作，高仲謙遂將兩家財產全部沒收，並將李尚卿作價拍賣。」

以辛區代表體居民控訴：「李懷本被高賊綁口參加紅

東晉
七廿三
達到軍路

份子下搜捕抗日人民，三年半來，光是陵川東北秦寨等八個村，就有五十二人被殺，三十四人入獄，遭殺害而絕戶的共八十三家。陵川人民的差役負担，重得驚人，一個青壯一索

在地，李拒絕、供

月不能行蹤。臥羊區六鄉石溝村代表杜厚算控訴：「我廿四年當過紅軍，後來高仲謙把我捉去，不是打就是吊，九死一生，簡直嚇得要命，整整六個月，把我嚇成瘋子，雖然沒有死，但這一輩子算是完蛋了。」

衆民

統暗

日天見重

偷竊的，因爲白天壯丁不敢出門，地雖然荒蕪，而要出四石的負擔，有一九收五石，可是負上石的負擔。人民交不出額來，二十七軍就開隊到各村團圍，團長的時候，軍隊們便親自下手，二十七軍四十五

保團

萬同鄉，紛紛來爭一日雷。」川反共軍廿七軍統治之下所過的黑暗生活。廿七軍到陵川以後，就派特務份子去搜捕抗日人民，三年半來，光是陵川北寨家等八個村，就有五十二人被殺，八十四人入獄，遭殺害而絕戶的共十三家。陵川人民的差役與匪戶，竟得驚人，一個青年一年多差在十個月內，短差還不算在裏面。因此，田地大批荒蕪，在陵川南北的大道兩旁，完全是冇種上，薄片種上的地，還是黑夜偷種的，因為白天壯丁不敢出門。地雖然荒着，可是老百姓仍然奇重，戶收五石，而要出仍舊的負擔。人民交不出額來，二十七軍就開隊伍到各村圍剿，團銀的時候，官吏們還親自下手。二十七軍四十五師師部駐地古郊村，曾被剝走八百多石，李鴻昌一戶，就被剝走三十多石。

寸易大經

身陷仇讐軍舊更殺商
敵又在阜寧慘殺偽軍百餘人

敵僞倉皇應戰，雖憑堅固工事，亦有若干傷亡。

新鄉赴蘇中卅日電」蘇中自劉老莊我們部隊的，即一隊中隊長任楊九，因不負責任，入秋以來，蘇北劉老莊分兩工作。顧家同家的，將所部潛伏於趙溝（通稱的小河道）兩側，之敵最近探近，在茂密的蘆葦中，突以機關槍向敵放射，當擊斃英屬多（內有敵小隊長一名）。當敵狼狽似散，紛紛跑入蘆葦中，手部的特務長爭先負隅追擊，奔逃潰散，不啻中彈殉國。落而蘇中聞之，皆同感惜云。

時，阜寧城敵酋木村大隊，沿途較逐，各給路費洋一千元。次日，日軍約荷數天喜也。

今僑區早保安會周正
諸同行聯合，出發前藉口
遷去周部薪口，聚散自
錄搭木船出河，行至
一百餘出鐵路監製，行
至木村停不集合開話
各返故里。
「新華社」河北廿八日電
閻反擁門叩後，敵偽都
點不時被我們攻克，山
拔敵。

【路透社莫斯科一日電】

德德呼，聲聞數里。後又大雨，血水流入射陽河，爲霖。當德俄司令周正副官陳其昌、大隊長王隊附劉五、中隊長劉家豪及士兵共六十二人，其餘六名皆河淹死。當夜敵回城後又將和輔以下寇艦被擄什，雙方以數千門大砲對壘於此大河兩岸，歐蘭及泰特布斯克均爲密約於明斯克渡口的關籠，東面近庫進行之，德軍正作最頑強之抵抗。俄寇出日河之北面及南面的包抄運動。在北面一點上，又強渡索日河之進中。在奧蘭（除爲重要的鐵路聯絡點外，荷爲通自俄蘇軍相距已不及十哩。更向北面，德軍由於其交通綫及列寧斯摩斯克鐵路兩側、通連白俄羅斯前線北端斯捷列及列之關籠塔特布斯克最後三十哩地區上，受壓迫退中。

餘人。陳家洋、台德公
大居民地雅庫雪夫卡、貝雷

第十名爲軍，此由於敵勢日益不利，對魯軍益發恐慌，故舉高懸手旗云云。

（中央社華中一日電）淮南津浦路西定（還）縣公路永康鎮東吳縣爲衛國長吳玉亭，因敵僞壓迫，於七月三日泊河前接許戰地二日電：紅軍報訊已捕獲逃去數日德寇泊

府對彼等投奔祖國，反正所佔據，但他們並未到達這

西岸，但在決定的時機，渡口大都均被攻陷。敵人也亦有後制於其他陣線，因為在這些陣線，蘇軍亦舉行攻勢。但由德軍企圖在橫斷連德魯公公路之某河上站住腳，在某河被追後，並受重創。部份糧食公路上中間被攔，進行抵禦企圖整批撤退，但蘇聯機械化部隊突然出現於撤退的橋樑。

【本報訊】據息，中國青年黨機關報新中國日報，因八月二日發表「
解決問題」(主要內容已見九月廿日本報所載消息)及八月五日「

「精神不死」，兩附論，被國民黨當局勒令自八月九日至十一日停刊三日。林主席精神不死」一文，全篇二千五百字竟被刪掉千字之多，開及小天雷二六處。國民黨當局近正大忙「準備實施憲政」，於國民黨十次中央及十三屆二次黨代會中紛紛討論，擬定議案，頗像煞有介事，但竟不容許人家講一句話！自由，剝奪已盡，國民黨當見之所謂「民主」，所謂「憲政」，究竟胡塗什麼麼，難道還不明白麼？

仙海聖藥重男外藥信

全家勞動增產開荒努力紡織

自動交糧學習爭取公民模範

華社濱海廿七日電：自濱海專署提出加強農業生產、創造勞勳英雄的號召後，本縣過減租減息、改善生活的農民，正以新的干劲姿態，投入生產戰線上。大眾日報南縣某村生產英雄鄭信的生產狀況的報導，已引起廣大羣衆的關心和注意。按該縣生產英雄鄭信上年的公糧占全戶非農收入百分之三十五，本年則引起小組的爭先，他已向縣政府保證：

及第三第四個女兒年輕不能參加勞動外，鄭信夫婦二人及兩個兒子

生產，每天黎明四點半起，保證已種的田不荒，三畝花生，及五、六別人的多收五畝。四畝麥子則細心播種，證明豐收。秋收後由十時間，開荒四十天時間，開荒四十元，因為沒有牲口，完不成。

第二，增加副業生產。鄭妻每晚紡紗，每月計劃收入一百五十元。在副業生產計劃上，由於工作時間僅剩十一小時以上，鄭妻產子，因此相當影響了計劃的進行，但鄧錫的兩女除每日出山長時間來代

員已參加該字班外，並由五梨山區亞細亞

動員其妻參加婦救會。第二，每天保持工資十元

的沿岸開始。自基隆起，摩西列夫沿形勢，摩西列夫已戰仍在果梅樹下，二廣民在果梅樹下，黃吉民、梁文公約。

及第三子參加見敵前，幾信自己決心成為一個優秀的農教會員，爭取組織救國軍的模範。戰時補助抗敵救國軍，並保證交納半莊生米公糧（按政府規定辦法，他是黃吉民，梁文公約）。

已在黨中選為機務小組長，二女在露子班中學學習，

有組員五人，鄭信除自己保的工作，並把把

拉，塔受託為我軍攻
下，塔受託為我軍攻
下五、六個鐘頭，其中有一
地十餘處，與西涅夫卡
特利奧、沃科沃村相
連。塔受託為我軍攻
下五、六個鐘頭，其中有一
地十餘處，與西涅夫卡
特利奧、沃科沃村相

組員開赴戰線。他說：「別
看我今年二十四歲了，喜
不起來兩個青年小伙子也不
一定抵住我。」在他們的影
響和推動下，錯日亞基派心
懷三顧，其他三條路的心
把長四丈二寸，和鐵門、鐵

卡、薩科茨、普利貝、第士斤花生公額，以示擁軍向威。自從這個計劃宣佈，梁士英（即三角形）創見的方法，

與楊祖祖寬九斗輸。門前情形如下：魏澄西岸人佔先，他首先上岸，亦比魏澄先將由其退下的師運起床，學魏澄的淡水洗頭。勤然，鄭信全家即以百倍的勞動。截至本月十六日，牛個月中，已經經過了初步的成績。鄭信本人除每天黎明起床，學魏澄的淡水洗頭，一起的土場大，效率高。(三)第一試驗，第二下時，更輕便一場，這樣就不致損壞頭。場，這樣就不致損壞頭。(四)在春天不撒種實地的妮

一畝二分生荒，其地質相當於本村的二級地。鄭信內附

蘇軍與敵週旋，逼後因天旱不雨，山荒石頭，漸着檢石頭、割野草和優秀的公民品質，抗日熱

掀起投彈熱潮

亞洲部向全旅競賽

三連七班榮膺投彈模範

【本報特訊】亞洲部向全旅競賽，三連七班榮膺投彈模範。在這次投彈競賽中，三連七班表現優異，榮膺模範稱號。該班在訓練中，不僅注重投彈技術的掌握，更強調投彈時的果敢與準確。在比賽現場，該班成員在教練的指導下，逐一展示投彈技巧，最終以優異成績脫穎而出。此項競賽旨在激發全旅官兵的投彈興趣，提高戰鬥力。三連七班的成功，不僅為全旅樹立了榜樣，也展現了亞洲部官兵的卓越素質。

甘泉佈置秋開荒二千畝

計劃擴大長脚兩百頭打運鹽基礎

【本報甘泉訊】甘泉縣政府為擴大生產，計劃在秋季開荒二千畝。此外，還計劃擴大長脚兩百頭打運鹽基礎。甘泉縣地處邊疆，農業生產條件較為艱苦。縣政府為改善民生，增加糧食供應，特撥款組織農民開荒。目前，開荒工作已進入緊張階段，預計可在明年春季收穫。同時，為增加農民收入，縣政府還計劃擴大鹽運業務，通過長脚運輸，將鹽運往各地銷售。此舉將有助於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米脂人民防奸熱潮

上接第一版頭條新聞

【本報米脂訊】米脂縣人民防奸熱潮，上接第一版頭條新聞。在米脂縣，人民防奸工作已成為一項全民參與的活動。縣政府通過多種途徑，向民眾宣傳防奸知識，提高民眾的警惕性。民眾們紛紛組織防奸小組，加強對可疑人員的監視。在最近的防奸工作中，民眾們成功發現並報警多起可疑行為，有效維護了地方安寧。此項熱潮的掀起，充分體現了米脂縣人民的高度愛國熱情和自覺的防奸意識。

太行舉行農展會

展品優良提高了軍民生產熱情

【本報太行訊】太行區農展會，展品優良，提高了軍民生產熱情。此次農展會展示了太行區農業生產的豐碩成果，包括各種糧食作物、經濟作物以及手工藝品。展品的優良品質和豐富種類，贏得了參觀者的一致好評。農展會的舉行，不僅展示了農業生產的成就，也激發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同時，軍人們也通過參觀農展會，了解了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了保衛後方的決心。農展會的成功舉辦，為太行區的農業生產和軍民團結注入了新的動力。

洛川五十三師

暗埋炸彈劫奪民財

【本報洛川訊】洛川五十三師，暗埋炸彈劫奪民財。據悉，該師在洛川地區進行軍事活動時，曾多次暗埋炸彈，威脅民眾安全。同時，該師還利用各種手段劫奪民財，嚴重損害了民眾的利益。民眾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並向政府舉報。政府已派兵嚴密監視該師的動向，並採取必要措施保護民眾的安全和財產。目前，洛川地區的局勢緊張，民眾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政府呼籲民眾保持冷靜，並積極配合政府的各項工作，共同維護地方安寧。

憤恨國民黨反動派

【本報訊】憤恨國民黨反動派。國民黨反動派在國內推行反動政策，殘害無辜，激起民憤。民眾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行為表示強烈譴責，並呼籲全國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國民黨反動派的行為，不僅損害了國家利益，也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民眾們要求國民黨反動派停止其反動行為，並承擔其應有的法律責任。此項呼籲得到了廣大民眾的熱烈響應，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

敵偽企圖加緊搶糧食 太軍嚴密戒備

【本報訊】敵偽企圖加緊搶糧食，太軍嚴密戒備。敵偽勢力在後方地區加強了對糧食的搶奪，企圖破壞我方的糧食供應。太軍已加強了戒備工作，嚴密監視敵偽的動向，並採取必要措施保護糧食安全。太軍將與地方民眾密切配合，共同打擊敵偽的搶糧行為。目前，太軍已加強了對糧食運輸線的保護，並嚴禁敵偽人員進入糧食儲藏區。此舉旨在確保糧食供應的穩定，維護後方的安寧。民眾們也應加強警惕，防止敵偽的滲透和破壞活動。

府谷國民黨特務

殘害抗日軍人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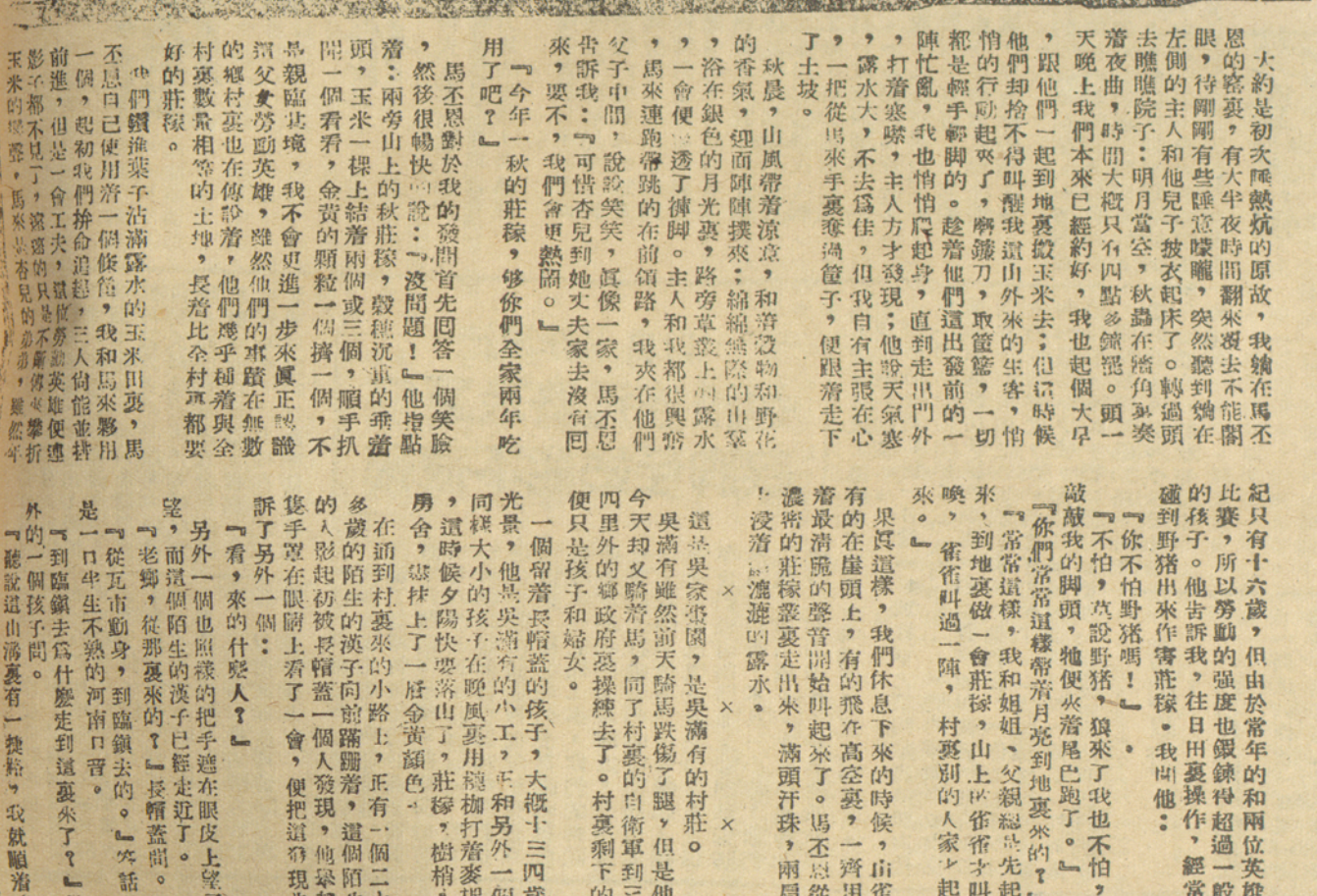
【本報府谷訊】府谷國民黨特務，殘害抗日軍人家屬。據悉，該特務在府谷地區對抗日軍人家屬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包括搶奪財產、毆打甚至殺害。此種行為嚴重違反了國際公義和人道主義原則，激起了當地民眾的強烈憤慨。民眾們紛紛向政府舉報，要求政府嚴懲該特務。政府已派兵前往府谷地區，嚴密監視該特務的動向，並採取必要措施保護抗日軍人家屬的安全。目前，府谷地區的局勢緊張，民眾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政府呼籲民眾保持冷靜，並積極配合政府的各項工作，共同維護地方安寧。

強姦婦女

勒令民妻

【本報訊】強姦婦女，勒令民妻。此類惡劣行徑，嚴重侵犯了婦女的人身自由和尊嚴，激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譴責。政府已採取嚴厲措施，嚴禁此類行為，並對違法者進行嚴懲。政府呼籲社會各界加強對婦女權益的保護，並對違法行為進行舉報。目前，政府已加強了對婦女安全的保護工作，並嚴禁任何形式的強姦和勒令民妻行為。此舉旨在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民眾們也應加強警惕，防止此類惡劣行徑的發生。

運北



李少言作

千
峯

(黎)。共產黨都是好人，你們也要學學共產黨。」
從以上的簡單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在創造西北根據地上面所起的作用。范樂先將軍實行了共產黨主張，與共產黨親密合作，這才能，持敵後抗戰，范樂先雖然英難了，但他曾是魯西北五百萬人民愛戴的領袖，那民族英雄的气節，將永垂不朽！更不要忘記的是，那與范共同為國犧牲的，不是國民黨特務頭子李樹椿王金之流，而是共產黨員張郁也沈鴻烈諸同志。我們毫不誇的說：「沒有了共產黨就沒有魯西北抗日根據地。」但是國民黨呢？提起國民黨為魯西北抗戰出了一幅國畫了。

二 國民黨反動派如何破壞了魯西北抗戰

抗戰後不久，國民黨棄地而竄，但在堂邑縣留下了特馬仲仁，借故發動四方的美名，勾結土匪，綁架勒索，怨人怨己，不久便逃回大後方。

三 八二年二月間，有國民黨中央第六部第×梯隊股肱率領百餘人槍刃連魯西北，魯西北當局各方面幫助他，羅吾却勾結津浦鐵路出賣人民，從高唐向魯西北進攻，事後才知道所，國民黨的抗日梯隊正是特務梯隊，漢奸隊，專門來破壞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

了這些無理條件。這時李杜克復了北平縣的國土，餉丁數萬無日課款。但不到絲毫的接濟，中央政府只用機槍沈鴻烈巡邏組械特務與勾結敵偽的費用。

之後，由山東省政府西行鎮主任兼民政廳長李樹椿便張秋鎮爲中心來積極進行抗戰工作。

首先是勾結各地土豪劣紳，拉攏各縣抗日民主政權，破壞縣政權。老早就使地土豪劣紳，一經而懷柔，范範，把抗日民主進步的縣長都換爲國民黨C特務份子；其次是遣派污蔑，說：「改調處爲共產黨包辦」，「共產黨要赤化西北」，「八路軍實行共產共妻」，「假借就要共產」等，同時更以金錢，「委任狀」來收買反抗日部諸「民黨匪幫黨部也金銀」後成立了他們，但他們除去每人每月酬六塊錢的特務費外，還作些什麼事情呢？博平縣黨部負責采視親自對我們的人忠告說：「你們除去寫報告外沒有其他事情做。」這就是明白說，除去特務活動外，沒有其他事情做。廣大的羣衆親眼看到，當抗戰初期國民黨拖頭，實在共產黨救復的土地上，他們被控作惡回來，國民黨將介石究竟在吃什麼的呢！老百姓以這樣的口吻罵利國介石黨反對派。

後來李樹椿收買了范之參謀長王金祥、副官長趙鴻達，使李樹椿又助其向改調處，共產黨，他步力量

維范崇先犧牲的慘劇。國民黨反動派在魯西北，也是這樣組織動亂抗拒的。

聊城失守後，李樹根解手佈置了槍殺李臨縣長呂世隆同志的陰謀慘案，復下令解散救國黨團體，大量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優秀的共產黨員魯西北第一地委書記張元同志志為魯民黨王清海派人刺殺了。李王復包圍於五環抗日部隊，致魯西北各縣重圍挨敵手，五百萬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中，國民黨將大好河山拱手送人，把千萬同胞連家出賣，在共產黨和范崇先將軍收復失地槍殺人民出於水火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又挖土埋土，掩蓋抗日根據地的目的而後已。結敵人，千方百計，重其摧殘抗日根據地的目的而後已。

聊城失守，范崇先犧牲，魯西北抗日根據地暫時受到挫折，但在其共產黨八路軍正確政策下又很快的恢復起來，於共產黨執行各正確政策，日益和廣大羣衆結合，生長為不可戰勝的力量。

在魯西北也正如全國各地一樣，一面是共產黨和愛國志士為國民民族解放事業艱苦奮鬥英勇犧牲，一面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勾結偽禍國殃民；在魯西北也正如全國各地一樣，國民黨反動派給於人民的罪惡，在歷史上是永遠洗不掉的。

大約是初次陣熱炕的原故，我躺在馬不恩的密裏，有大半夜的時間翻來覆去不能閉眼，待剛有些些睡意臨頭，突然聽到鴉在左側的主人和他兒子披衣起床了。轉過頭去瞧瞧院子：明月當空，秋蟲在牆角唧唧奏夜曲，時間大概只有四點多鐘罷。頭一天晚上我們本來已經約好，我也起個大早，跟他們一起到地裏繳糞米去；但這時候他們却捨不得叫醒我滾出外來的生客，悄悄的行動起來了，磨鐮刀，取置簞，一切都是輕手輕腳的。趁着他們這出發前的一剎，我也悄悄起身，直到走出門外來。

紀已有十六歲，但由於常年的和兩位英傑比賽，所以勞動的強度也鍛鍊得超過一般的孩子。他告訴我，往日田裏操作，經常碰到野猪出來害莊稼。我問他：

『你不怕野猪嗎？』

『不怕，萬說野猪，狼來了我也不怕，敲敲我的脚頭，牠便晃着尾巴跑了。』

『你們常常這樣帶着月亮來這裏來的？』

『常常這樣，我和姐姐、父親總是先起來，到地裏做一會莊稼，山上那雀雀才叫喚，雀雀叫過一陣，村裏別的人家才起來。』

「王寶成，商人，從凡市到延安……」
「你的骰子寫着到延安，你爲什麼走臨鎮呢？」兩個孩子一齊問。
「好你們伶俐的小弟兄，臨鎮有我一個父親在那裏做生意，我要看他去。」
「那末，路線上爲什麼不寫走臨鎮了。」
「守他。」
「進吳溝有過了一回場子忙只匆匆忙忙的探子，了。」

隊密裏。

我看到長帽蓋連帶帶跳的跑工具，便問他那人怎樣了；他的回答一句：『準是敵人派來的。』

攔的回來以前，我們要好好看說完，便匆匆地與回審裏去。

鄒文宣

上的一坐樹（一拉樹）

可以在黨流中拉救十個人一條尾機可拉救十四、五人。救起之後他們還會「水」、人工呼吸等辦法。

記者一天早晨就會親眼到一葉船遇險；許多船員得上搶救的情形。

三 紀律嚴明

抗戰以來我們的水手工作就是一直過着半軍事性質。

幣十元的渡河費，每渡貨一担（兩件，一百六十斤至二百斤）要收費三上下，每天平均可收千餘元上下，這樣，每天兩班人每人平均可得五六十元，政府不在設法提高他們的收入。到冬季時，他們還要架起棚到山西去販煤回來賣，或者兼拉長船，或者兼營些農業，手工業，或者兼打短工。四、七月政府封渡河，他們三石省一個的「跌頭」，因此去親船到別的「跌頭」，去親船每換一個「跌頭」老梢就虧本，如萬戶船上的船棹回去，可敲魚八千至一萬二千元，當中難分成幾站（大會、蠅蚧站），但可做一個「跌頭」；而賣口石五畝者有一站，相隔僅五十里（一省相隔二百十里），但一段水流域重負每船只能是六、六斤，因此這一段也

鄒文宣

大約是初次陣熱炕的原故，我躺在馬不恩的密裏，有大半夜的時間翻來覆去不能閉眼，待剛有些些睡意臨頭，突然聽到鴉在左側的主人和他兒子披衣起床了。轉過頭去瞧瞧院子：明月當空，秋蟲在牆角唧唧奏夜曲，時間大概只有四點多鐘罷。頭一天晚上我們本來已經約好，我也起個大早，跟他們一起到地裏繳糞米去；但這時候他們却捨不得叫醒我滾出外來的生客，悄悄的行動起來了，磨鐮刀，取置簞，一切都是輕手輕腳的。趁着他們這出發前的一剎，我也悄悄起身，直到走出門外來。

紀已有十六歲，但由於常年的和兩位英傑比賽，所以勞動的強度也鍛鍊得超過一般的孩子。他告訴我，往日田裏操作，經常碰到野猪出來害莊稼。我問他：

『你不怕野猪嗎？』

『不怕，萬說野猪，狼來了我也不怕，敲敲我的脚頭，牠便晃着尾巴跑了。』

『你們常常這樣帶着月亮來這裏來的？』

『常常這樣，我和姐姐、父親總是先起來，到地裏做一會莊稼，山上那雀雀才叫喚，雀雀叫過一陣，村裏別的人家才起來。』

「王寶成，商人，從凡市到延安……」
「你的骰子寫着到延安，你爲什麼走臨鎮呢？」兩個孩子一齊問。
「好你們伶俐的小弟兄，臨鎮有我一個父親在那裏做生意，我要看他去。」
「那末，路線上爲什麼不寫走臨鎮了。」
「守他。」
「進吳溝有過了一回場子忙只匆匆忙忙的探子，了。」

隊密裏。

我看到長帽蓋連帶帶跳的跑工具，便問他那人怎樣了；他的回答一句：『準是敵人派來的。』

攔的回來以前，我們要好好看說完，便匆匆地與回審裏去。

鄒文宣

上的一坐樹（一拉樹）

可以在黨流中拉救十個人一條尾機可拉救十四、五人。救起之後他們還會「水」、人工呼吸等辦法。

記者一天早晨就會親眼到一葉船遇險；許多船員得上搶救的情形。

三 紀律嚴明

抗戰以來我們的水手工作就是一直過着半軍事性質。

幣十元的渡河費，每渡貨一担（兩件，一百六十斤至二百斤）要收費三上下，每天平均可收千餘元上下，這樣，每天兩班人每人平均可得五六十元，政府不在設法提高他們的收入。到冬季時，他們還要架起棚到山西去販煤回來賣，或者兼拉長船，或者兼營些農業，手工業，或者兼打短工。四、七月政府封渡河，他們三石省一個的「跌頭」，因此去親船到別的「跌頭」，去親船每換一個「跌頭」老梢就虧本，如萬戶船上的船棹回去，可敲魚八千至一萬二千元，當中難分成幾站（大會、蠅蚧站），但可做一個「跌頭」；而賣口石五畝者有一站，相隔僅五十里（一省相隔二百十里），但一段水流域重負每船只能是六、六斤，因此這一段也

露水大，不爲佳，但我自有主張在心。一把從馬手裏奪過簞子，便跟着走下了土坡。

秋晨，山風帶着涼意，和蒼黃物和野花的香氣，迎面陣陣撲來；綿綿淅淅的山霧，溶在銀色的月光裏，路旁草叢上的露水，一會便透了褲腳。主人和我都很興奮，馬來連跑帶跳的在前領路，我夾在他們父子中間，說說笑笑，真像一家，馬不忍來，告訴我：『可惜看見她丈夫夫妻去沒有回來，要不，我們省更熱鬧呢！』

『今年一秋的莊稼，够你們全家兩年用了吧？』

馬不忍對於我的發問首先回答一個笑臉，然後很暢快口說：『沒問題！』他指着：兩旁山上的秋莊稼，穀穗沈重的垂頭，玉米一棵上結着兩個三個，順手扒開一個看看，金黃的顆粒一個擠一個，不昂親臨其境，我不會進的一步真正認識這父老勞動英雄，雖然他們的步履在無數的鄉村裏也在傳誦着，他們幾乎種着與全村產數最相等的土地，長着比全村都要好的莊稼。

他們鑽進葉子沾滿露水的玉米田裏，馬不覺已在使用着一個俗信，我和馬來影出一個，起初我們拚命追趕，三人均能並持前進，但是一個工夫短了，最後只有兩個人還保持影子都不見了，這裏有見到的那條河流折轉不到四里路，

有的在這頭上，有的在那邊，有一層用滑最清脆的聲音開始叫起來了。馬不忍從濃密的莊稼裏走出來，滿頭汗珠，兩肩浸着，漣漣的露水。

x
x
x
這是吳家書園，是吳滴有的村莊。
吳滴有雖然前天騎馬跌傷了腿，但是他今天却又騎着馬，同了村裏的自衛軍到三四里外的鄉政府更換練去了。村裏剩下的便是孩子和婦女。

一個留着長鬍的孩子，大概十三四歲光景，他替吳滴蓋的小工，正和另外一個同樣大小的孩子在晚風裏用鋤打着麥根，這時候夕陽快要落下了，莊稼、樹梢、房舍都掛上了一層金黃顏色。

在通向莊裏来的小路上，正有一個二十多歲的陌生的漢子向前踴躍着，這個陌生的人影起初被長帽蓋一個人發現，他舉起手攔住那人眼上看了一會，便把這現狀訴了另外一個：

『看來的什麼人？』

另外一個也照樣把手遮在眼皮上望了望，而這個陌生的漢子已經走近了。

『老爺，從那裏來的？』長帽蓋問。

『從瓦市動身的，向臨鎮去的。』答語的是一個半生不熟的河南口音。

『到臨鎮去爲什麼走到這裏來了？』另一個小孩問道。

『聽說沿山路要一擔稅，我就順着手

一 兩種戰士

我們的河防防線，有着許多協同八路軍防守黃河的水手工人。

敵人給水手工人們很多直接的迫害。工人們所住蓋着的是船隻，但船主們怕敵人的砲彈炸了，便於廿八年七月砲燬了一隻船，廿九年正月和九月兩次又各毀十五隻船。這還只是一段一百五十里河面的統計，其他因敵人不計算。但在民主政府與八路軍補助之下恢復了船隻，補償了損失。因此黃河水手工人們對敵人是抱着異常高度的熱烈的地裏心以赴的。在八路軍補助之下，他們已經武裝起來，不僅編制整齊（水手工人工衛軍），紀律嚴明，而且還使用鎗和手榴彈作武器。直接參加抗戰。前年三月間，一個黑夜，敵人偷襲到對岸，他們來不及帶纜，就用撐杆把繫船的繩索砍斷，讓船隻漂走，自己擠入冰塊的急流中（那時天氣寒冷）洄回過水，連及氣

月間，敵軍在嘴頭駐了一個多月，我們水手工人也曾去黑夜偷偷跑到對岸去探聽消息，又偷偷急着溜回來報告；敵人退走後，起而和我們還不知道，由三個工人摸滾到對岸，手榴彈坐着竹竿遞到對岸去探聽，其中一人就是今天水手工人工衛軍連長任樹滋同志；到牛河竹竿斷了，兩人又爬回竹竿上，任樹滋帶「蹀水虎」的身露出水面），因此他的上頸就不會落湯，他也不會掉下，這樣滑過對岸才上竹筏，這樣還是完好的回來。手榴彈還是好好的。今天談起這時時他還笑着說：『那時候的沒什麼，就冷得難受的一麼』

當對河險情緊張時，也因為管工人工作最艱苦時，我們水手工人就到各種機關（醫院、傷病兵、炊事等等）都要向河邊渡輪等處，都要向水手工人工人求助。不論日夜，而並工作，連夜不分有多少，我們隊裏有一個人，他不識字，是個水手工工人，都不知會人要渡費，因為他不會寫

衛自己家鄉田園，應該爲抗戰服務，倒是我們很多軍人同志，自願掏出錢來，酬謝他們。

因爲這些水手工人認同八路軍，固守河防，山西和陝西雖然只隔一道黃河，陝人始終無法渡河進攻，保衛了陝甘寧邊區，保衛了西北！

二 急公好義

水手工人中有一種習慣的公約，就是不管誰家船隻遇險，大家都要出錢救濟。這種義舉不知已經有過幾千百次了。前幾年有一隻船在平水石，完全沉了，很多乘客落在驚濤駭浪裏危在旦夕，兩岸水手工人全跳到了河裏救人，其中四個人曾救起三個戰友和五個老健壯。工人們身體都非常魁梧，熟悉水性，無論大風、大雨、大浪或黑夜他們都能下水游泳。當「緊急渡」的還能頭上頂着東西同時手上再抱着一個娃娃。不過救病好的在遊河時間隔不過約兩小時該救

幫社會的毒害使我們水工人在過去有很多人吸上片煙。但自八路軍接收河防後，和新政權建立起來以後，他們們逐漸戒除掉了，現在他們之中只有四個人因爲幫相當大，一時難以斷絕幫，吸「四水水」。如果真是

是農民。這也是中國工人級特點之一，即工人與農人有極密切聯繫。如果出來長路的人選渡口值日不能去，或家裏起忙農事不能來班，別的工人就會自動去。以後人家再給還工。也是一種勞動互助，不過像農業上的「變工」那樣組織有計劃。

了三千二百元邊幣和一千一百五十元法幣，他們一直到現在還念金不忘的。

長船工人不是固定的，誰有力氣可以打棹，誰都能待僱，所得僱資實以帶四份每個工人各一份的比例來分，一般的木水每份每月至六個工人，木水大時用十個至十二個工人。僱船資也以木水工人和路遠近的不同，臨時當面議價。全體工人中所得以「老梢」（掌舵的）為最多，一般的他要在船主所得的四份中分一份半（即船主得兩份半，他得一份半），但一般「老梢」多是船主自任。也有船主因為要裝運貴重貨物而要專僱一個「有本事的」（即舵掌能得穩的，有經驗的「老舵手」）「老梢」，那這個老梢所得更多，超過一般「梢工」（即帶船水手工人）四、五倍至十幾倍不等。

不是每隻長船都可以在黃河河段中暢行無阻的，黃河水漲自一月分着干段

頭」的老梢不敢到脫的頭」去駛船，因此牽運到「梢工」們每到「跌頭」，也要換僱一次，當戶船上黃河不能拉棹，水流急，拉不脫，也要雇出船來。上流的「只有買船而下來之後這些船就永遠不想上去了，這樣情況之下又用不着梢工們了。

五 要進一步教育工人們

黃河的船隻很簡單，無柳木製成，大船長三丈尺，寬丈五，小船長三丈尺，寬丈二、三，有裂縫時只麻線臨時填塞一下；無論吹、雨淋、日曬、浪打，頭都不管，只在夏天時每兩三洗船用一次。這樣的好船只能用三年，差些的只二年，就拆作柴火使。還是要辦法改良的。

此外，工人們的政治教育需要大大提高，文化娛樂生活也需要很好提倡。